

当代高等院校中国画名家教学系列

# 田黎明 课稿

湖北美术出版社



当代高等院校中国画名家教学系列

# 田黎明课稿

田黎明 著



湖北美术出版社



# 目录

|     |    |
|-----|----|
| 小草稿 | 01 |
| 渲染法 | 14 |
| 连体法 | 23 |
| 围墨法 | 32 |

鄂新登字 0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高等院校中国画名家教学系列

——田黎明课稿 / 田黎明 著

ISBN 7—5394—0795—6

I: ①当…②田…

II: ①田…

III: 艺术理论——艺术创作方法和经验

IV: J04

当代高等院校中国画名家教学系列

田黎明课稿

主 编: 聂干因

责任编辑: 谢鸿辉

美术编辑: 姜晓鹏

装帧设计: 刘福珊

编 审: 贺飞白

督 印: 李国新

出版发行: 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武昌黄鹤路 75 号

电 话: (027) 86787105

邮政编码: 43007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 880cm × 1230cm 1/16 开

印 张: 3 印张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94—0795—6/J · 705

定 价: 23.50 元

## 小 草 稿

冬天的一个早晨，我跟往常一样匆匆走进画室，与静候的阳光一起站在已习惯的位置上。我望着这些不上眼的小草稿，寻常的双眼像是总爱躲开它们，似乎藏着为了它们而承受的一种忧郁。这段日子里，我一阵子如暴雨后的猛醒，对自己的感觉是那样的肯定；一会儿又百思不解地去缠绕那茫然无头绪的感觉，它们觉到一种我想说出什么，又苦于言词的含糊不清而产生一股急躁情绪直接影响我的内部。教室的墙面上布满了我对它们的各种设想，小草稿只觉得我还是离它们远了些。但它们又隐隐地感到有一种不灭的气息始终绕在我与它们的四周。它的存在使我心血来潮式的想法一个接一个极快地消失在属于自己的内部中，常于眼前游晃的懵懂时面也在我内部感叹声里溜走，自我否定的苦衷使仍在扩展中更加饱和，焦虑却踟躇在天天就在身边的阳光下，它们的邂逅给我一个答案：必须去接受自然的照射。我知道我的内部要去寻找的冥物是必定经过“如登峭险，一步九叹”的跋涉。自然就是这样，给我铺开了路，让我自愿走了进去，于此过程我会生出许多难言的痛楚；但我不去抱怨，只因它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时，窗外小胡同在熙攘过往的人群伴着小贩们油煎锅贴的滋滋声及一排排骑车人的吆喝声中喘了起来，太阳一个劲地向上升起。

我看着太阳，像是回到了那边一个静静的山乡。也是一个淡淡的清晨，光使山体渐渐显露出来，我登上了山头。小村的轮廓像山怀里熟睡的孩子，

山生怕惊醒了他，太阳已润透了小村的脸颊，村上才有几户人家的袅袅白烟像孩子圆胖的小腿，懒懒地伸了起来。鸡打鸣，羊也咩咩地叫了几声，随后，小村又继续着秋闲的梦境。是我习惯了都市紧张的节奏，还是这四壁深处的独特，我感觉到四方的寂静都在向我走近，自然的缄默又让我心底回荡出都市的轰鸣。高速公路上的速度，繁华街道的拥挤，密集的人群在红绿灯的变化下来来去去，没有悠闲，像是涉历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小胡同倏忽地静了，窗外各种声音跟着上早班的高峰期过去了。我的神情又回到了这里。

桌上摆着我采掇的“果子”，要数速写本最具魅力。那是一幅《山高图》的造型，显得格外醒目。为了它，我选择了两山之间的风口，寒风也终于等来了对手，它极快地冻硬了我的手指，我浑身打着寒栗。是因为这座山的禀性沟通了我的内部，它不拔之志的沉毅使我不由自主用掌掌握紧了笔杆，身体不再内缩，这时寒风使出了所有的法术，但我同山一起任凭风的呼啸。随着画面的出现，心头自然升起一种崇高感，我站得更稳了。忽然，我眼前落下了九百年前范宽一座大山的图式，山那边的范宽正与我同时仰望这座耸立的峰柱，我们各自都在用自己的经历品味着崇高的意义。此刻，我一下察觉到范宽画面中的力量是来自对自然的一种发现，对自己的一种发现……我在兴奋中品味着这种“发现”的滋味。当我再仰头望去，那里传来庄子与范宽的话

语。忽地，庄子的“大鹏”已铺天盖地地飞过来，顿时，我觉得自己太小了。

几年过去了，那大鹏之影一直在我心底变化着，我的内部贮着往日的时空，使这书桌也接受了自然中许多的存在。清溪、彩虹、旱土、风沙、白云、草垛、风声、乡语……它们如雪花一层一层轻轻地融化在我的土壤中，我开始评价对它们的印象了。我先选择了山村并给小草稿搬来了一块村里的石墙，说是在它的身上可以找到一种古村淳厚的感觉；我又从小桌上引下一条小河，说是用它来映照山里人的纯净；再借上几套山里人的服饰，它们的意味很接近泥土的感觉。我认真极了，一坐就忘了时间……

三个月以后的现在，我已把石墙换成了石屋，把人物换成了老树，又移来几座山丘，还不停地对小草稿作些解释。记不清我已给它们换了多少次外衣，但时间却让这里的一石一山闹独立了。小河说：“我要回到自己的土壤中去，你说想画出你的感受，我不知你的感受是些什么。”山石说：“虽然我很孤独，但我仿照肌理的质地可以乱真呢。”我忙补充：“这只是画画结构的一部分。”几棵老树又说了：“我们的结构与生命是共存的，你只看到你画面的需要，但你的需要没有让我们在画面结构中再生。”我在想，选择的题材是我曾感受到的，但题材的应用是需要用内部的经历和外部的经历交织出一种整体，来唤醒沉积在我内心一种生的体验。我自言道，一定让这些“果子”生出新的生命。一下，画面上的“材料”都折腾起来，我一时不知所措，小胡同里又泛起“面的”刺耳的喇叭声，一股莫名的烦躁从心底一涌而上。此时我那恍惚的神情正显露在透明的阳光下，这一柱光顿时给我带来了一种情怀，似乎桌上的“山水草木”在经历了自己的忧郁与烦恼之后，都沉静在那里，我轻轻地同它们一起带着一种感触，落在一个纯净的自然状态中……

我从刚才的状态中醒了过来，小草稿问这心境是当时的，还是后来的，我脱口而出：“我发现这是一种感觉。”同时来自我内部的又一个声音：人平时都会在常事常理中说出“我发现……”，这类词语说完就如同一片落叶随风而去，而你应该停留一会，看它的过程是否成为你生命之树的一粒种子。当一种“发现”到来，你必须聆听它与你内部邂逅的回应，你能分辨这声音的个性吗？声音有个性就有适合它生存的语言土壤。英国文人劳伦斯曾深有体会地

说道：“发现的东西则一般来说都很痛苦的。”因为只有“发现”你才能为它去付出所有。我在想，时空让我耕耘中去反复接受“它”的声音，让“它”不断地沉积，在我内部的土壤中去慢慢生根。

小胡同里静极了，教室内也静极了，只有我的呼吸声。忽然，一阵朗朗念书声远远地从胡同北的小学楼里传来。然而，时间很快就从现在的时刻引开我，把我一下推到陕北黄土塬上。一个女孩在窑洞前推着沉重的石磨，她的妹妹捧着粗瓷的大碗，黑黑的碗底有一层黄土色的玉米糊。我带着埋怨的口气问正在做活的壮年人：“老乡，孩子怎么没去上学？”壮年人憨笑着说：“娃子娘是个残弱，干活的人手不够。”我又问壮年人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他又憨笑一下：“平均一天八角钱。”我心里一凉：还不够城里的孩子吃一根冰棍的钱！女孩儿还在推着石磨，她缓慢重复的步骤使我感到了一种疼痛；她的妹妹还捧着碗呆呆地看着我，这目光让我如何承受；壮年人默默用力地干着活。也许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我在土窑前静静地停许久，望着眼前茫茫的黄土，似乎尝到了一种苍白的苦涩。所有的怨气在这里都会化为一片善良，所有的笑语在这里也会变成一团愁云……黄风又吹来了，我狠狠吸了几大口黄风中的尘土，我想喊……

一种触动如遇风雷，一种心境抛开常规。咀嚼着时空中的滋味，这是一种感动。它与画面上的形没有联系，它与画面的境界也相去甚远，但它与画面有一种距离，一种可使画面具有生命感的距离。它自有它的气息，也有它的情绪，它会经过我历数千百回的往返，停歇在我内部冥想。也许某一天，我发现它会瞬间闪出一道光束，把浮在画面上零星散失喧嚣的笔墨都聚在这一光束下，用它的性格，用它的热量给笔墨以生命。生活与画面是一个距离的两端，一端为身临其景，一端为身临其境。从景到境之间的空间正是用力之处。此刻，我再一次沿着历史剩下的“距离”再去体会那干笔湿墨的语境……在它无尽的空间里，我再次听到编钟一样雄厚的沉音：“用你的经历走进水墨画蕴含的不以言传而以心会的一个大写的——自然。”恍惚中，在我眼前映现出林木幽深的山谷，它的极深处有一个“亿万恒星千宇宙，我身仍是此中人”的元代画家王叔明站在“山壁”上；有一个“说不尽山水好景，但付沉吟，当不起世态炎凉，唯在哭泣”的半痴半醒的八大山人；

山影中还有一人，一边漫步一边吟“常于夜深人静中，企户独立领其趣”，他正有滋有味地品啖着“墨见笔笔含墨”、“黑墨团中天地宽”，这不是黄宾虹老先生吗？这些历史的巨匠们在岁月的时空里不论是“真力弥满，万象在旁”，或是“心淡淡，意超超”，还是“耕耘自种南山田”，他们都在用毕生的自然和心血来追求和崇尚自然，一个人类共有的自然。

整体的生命始终是互通的。我知道剪纸，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普通极了，但到了乡下人手里就变成了一种语言。题材、造型、配色和剪法都相互紧抱着，它们齐声唱着乡里人的土语：别小看这土语，它可连着世代乡人对这片上曾经过的和正在发生的种种说头，这些说头聚在一起便形成了乡土文化的一种氛围，它的状态，它的气息，也就成了它的感觉和它的题材。用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的话讲：“题材——这就是你自己，就是你看事物所产生的印象和感受……”我记得一位音乐家在地头与一位农民聊天，他们有了相互了解之后，农民自然地叙述起庄稼人的许多事情来，音乐家不是小说家，他听着农民朴实的叙述，从中得到了启示，发现了一种以叙述口吻的曲调更能接近农民的感情。音乐家用音符来感觉农民的口吻，似从泥土中聚起了一种音乐，这是音乐家经历过的一种感觉，它的出现更是一种发现。荷兰画家凡高早有感触地叹息：“如果能在农民画上闻到熏腊肉味、煮土豆的蒸气味，那就好了。”多么平凡的感觉啊！小草稿同我一样正在琢磨着凡高的感觉和笔触是如何品尝出煮土豆的滋味的呢。

好想画画呀。能把自然中一个极平常的感觉放在画面上，这样的念头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里。挂在小草稿身边的几幅人物写生说话了：这里有你几年来在课堂上已经掌握的一些技巧。师长的严教使你于扎实的基本功训练中始终尊重来自你的内部的一些力量，就像米开朗基罗创造的人体真如战场上的号声，能让你的每一根神经与血管都受到极大的震动。在写生中要有直觉和对对象结构的理性分析，更需要米氏这样的一种感觉来交融。唐人曹霸画人马，元人赵子昂评其“……此画曹笔无疑，围人、太仆，自有一种气象，非俗人所能知也”。这是属于气质的、性情的，还是状物的、经验的、意象的……它似抽象，但紧紧贴近属于它的具体形象中。正如一条河流，所产生的境是离不开它的生存环境的。记得你曾在乡下画一老人，他脸部和手的结构异常清

晰，你并未马上入手去画，你在看他，在琢磨着什么。“山野一样的凹凸，一棵大树的脊柱……”你的感觉停在老人的“环境”中：孩童般的眼光，又似冬天的夜空清澈透明……你在用你的经历去体味，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似一块斑斑累累的岩石又似一种力量的沉积。一会儿，老人疲倦了，有如夕阳下的山峦，沉睡在温暖的怀抱……身临其境中才有了“寻象以观意”的一种穿凿方式，将其形迹延伸到自然时空的形迹中……似乎你的画面能力顺着你内部的牵引化作溪水，穿过谷底，流经草地，绕过浅滩，在雨水中，在阳光下带着汇聚的清泉，连着野草的气息，寻找着自己的方位，它不急不躁，一切都顺应自然的怀抱里，不停地映出它感觉的山影和林木。小风吹来，溪水低唱，音回四方，像是感叹这取之不尽最平凡的风景。

不知过了多久，我一直在这样的气息中呼吸着，空气透明极了。它的深处渐渐传来喃喃自语声，我静静望去，它来自于我的书桌上：有乔尔乔内和他的《田园齐奏》，有董源和它的《夏山图》，那边还有范宽和塞尚在相互地谈论着什么。他们都是平常人，却从自然中获得了平常心，无论时空变化如何，日月的流逝使他们的智慧天然地相聚在一个平面上，他们的声音叩响了这里人们的心绪。

教室里静极了，我还在想着……当一个人，在自然性情和人类的性情里终于发现了属于自己性情的土壤，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当成一粒种子抛向这一片土地。

时间仿佛在我面前渐渐地铺开了一条河。在河的东方，我远远看到一个安然于往日的宁静，撑着小船，乘风而去的王维。他正漫游河面，望“白水明田外”，吟“碧峰出山后”又顺流而下，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平平淡淡，人归自然，我目送闲人，不问炎凉。河面“一波起而万波随”，不尽是水，清愁生风唤出个倪云林。其人似荒岭孤云以疏柳为伴，此刻正隐在“山水”之后蕴积着胸中逸气……只见“山开云吐气，风喷浪生花”。一船直下月夜独徘徊，一言又回响：“一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观万有，通昼夜，一梦觉而一无知。”好一句狂言似一道闪电划在江河四野的上空，刺出个“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徐育藤。天渐白，风已平，昨夜人间似怨天。今有昔耶居士，布衣芒鞋，平步从山重水复中走来，见山乐山，见水乐水，江路又识梅野

鹤。居士拱手：“先问梅花后问鹤，野梅瘦鹤各平安”，只见那梅鹤又邀昔耶居士游“春秋”，昔耶居士无闲日——“我意长饥鹤缺粮，携鹤且抱梅花睡”——突然，我的感觉有些模糊，居士似梅，还是梅似居士？感觉顿生昔者庄周梦蝶之境：“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同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我心头一震，“积好在心，久而化之。”“我即有障，物遂失真。”只有一瞬间，我“心地空明，意度高远……山川花鸟，关我性情”。河还在平静中缓缓地流着，忽然从远方传来一阵阵呐喊声，我定神看去，河的西方又是一片耀眼的彩河。那是美国现代画家波洛克正提他那盛有思想的小桶，站在河岩上回顾四望，踌躇满志，来回不停地踱着他没有开头、没有结尾、也没有中心的步子，所到之处都对四方构成一种冲击。那边的一个法国画家让·杜布菲似乎没有示弱，他自信的表情里充满了内在的冲击力。难怪从四周人群里爆出一片惊叹，原来他的



声音里带有一种人类原始精神的符咒，使人处在攘臂亢奋而又失重的状态中。我也似乎被那里尽可以来参与的一种氛围吸引了。他们曾使我对小草稿们怀疑过，但时间和自然很快召回了我。我觉得为之激动的一种感觉无疑是一种养分，它会在我不停咀嚼中融化到属于自己的土壤中生长。西班牙人塔比亚斯曾心有所悟地说：“一种艺术形象的产生，形式的改变，既取决于内容的变化，还取决于社会的一种特殊状态——心理和艺术的状态。”是的，我对手中翻着的一本小弗洛伊德的画册就有这样的感觉：“一个人必须为自己创造一种视觉的意义。”我想这个“自己”的含义应该放到人类的意义中来理解。

窗外，小胡同又开始热闹了，我心底的冲动正悄悄地向着清纯的方向挪移。我打开了画室的窗户，室外的阳光都涌了进来，我打开教室的门，外面的空气净透空明。此时我的内部已决定要把自己心中不灭的东西放在自然中去接受它的照射，让自己的心境在自然的阳光下铺出一个鲜明的平面。自然就是一面镜子，它最善于汇聚属于自己的一切。它的方式告诉我，日常中的一言一行，情绪的，心态的；自然界的种种现象，变化的、静止的，从大到小都储藏着自然的情状。其过程在听觉、视觉、触觉、感觉中又各不相同，意志伴着柔弱，痛苦连着欢乐，浑浊沉淀出清纯，轻浮里感叹着稳重，躁动下寻觅着宁静；永恒与瞬间，现在与历史，时间与空间都在相互的碰撞中去聚集它们的闪光，以照亮自己在自然中的方位……许久，我的视野再次经过我的内部，如乘一叶小舟，直下自然的江河。时间给我指点着两岸高耸的群峰；我一眼望去，这是一片让人心底激荡的沃土，它“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流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接之匪强，来之无穷”。人变小了，在空间的进程里多么需要有大风景来造就大胸怀；人变大了，是大感觉蕴藏着大情怀，有如一道霞光穿透层层云雾，向远方飞速奔去……

猛地一个闪念在我心中停一下，我又记起我的小草稿。我想看到它们，有许多话需要从头说起。当我在无意的回首中发现自己在自然中的方位时同时也发现了它们，相距只有一步之遥，时间没有停下，我带着小草稿一同向自然中走去……

平静的胡同内又开始了热闹……太阳似乎已经照亮了整个地球的表面，我在感受着它的温暖——我



心中的太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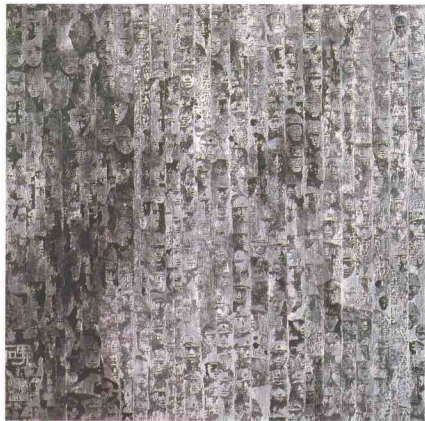
1994年1月于北京木樨地



从1979年开始至1984年一直都在画历史题材，这一时期追求一种沉重感，并有一种使命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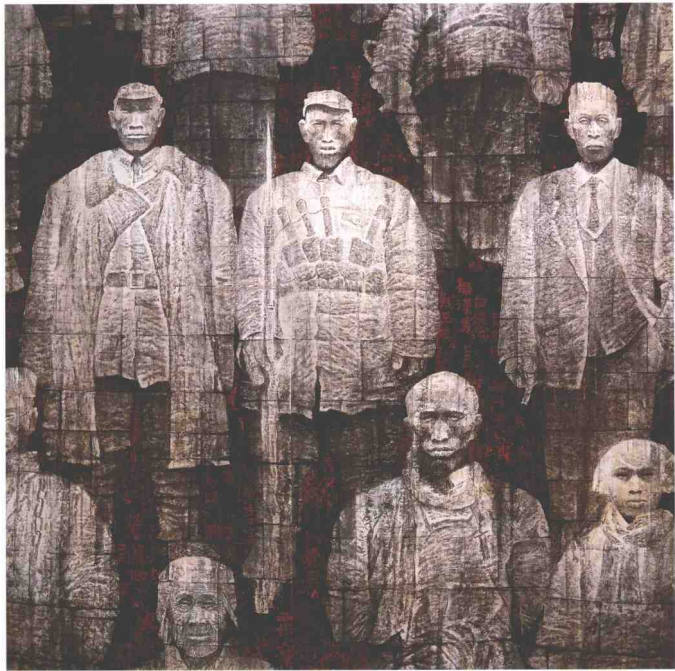


《碑林》宣纸 1984年  
200cm × 20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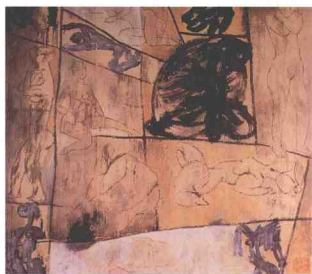


这件作品仿照了《碑林》的思路。

《碑文》(局部) 1986年  
200cm × 15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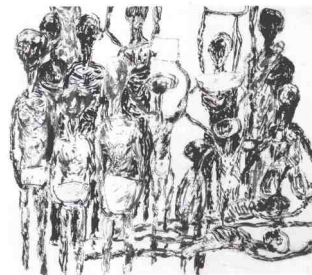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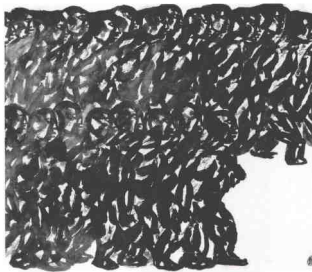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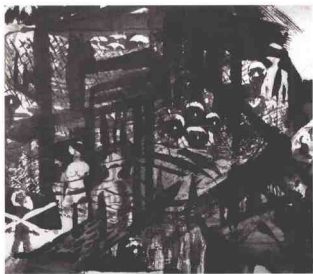


《碑林》(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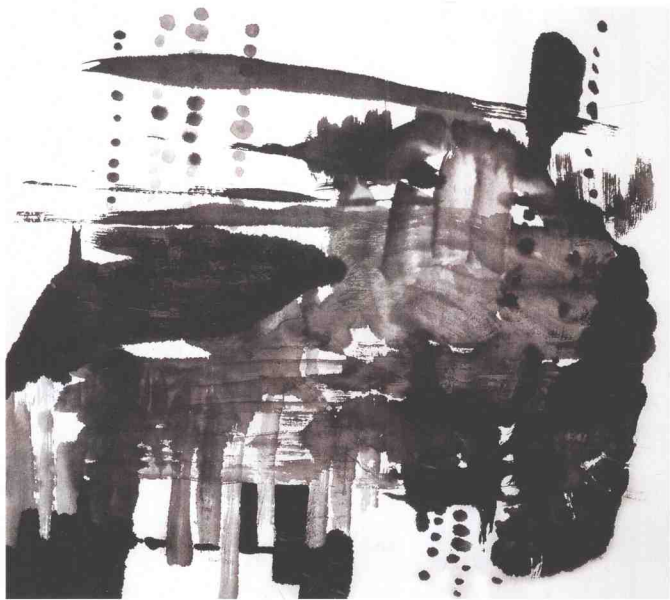
《毛笔人体》毛边纸 1985—1986年

从写生直接变化而来，注重力和势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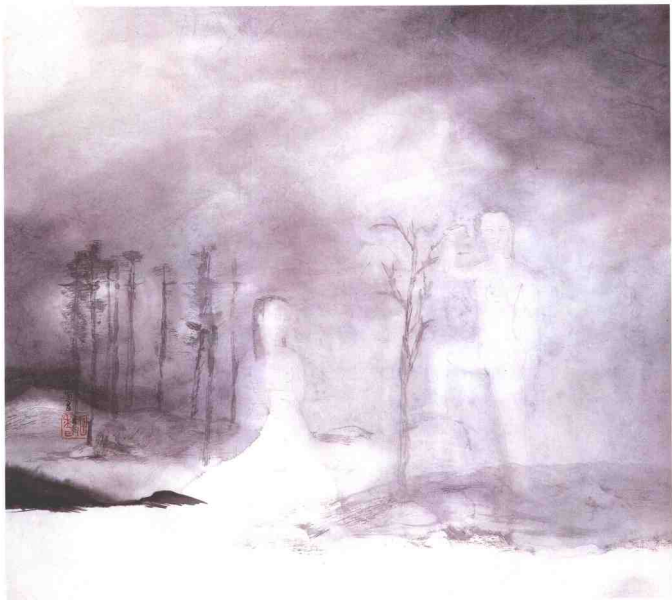
《苦难系列》 宣纸 1986—1987年

使命感与情绪的表现。



《抽象水墨系列》之一 宣纸 1986—1987年 70cm × 70cm

开始注重心绪的感觉。



《淡墨人体》 宣纸 1987—1988年 70cm×70cm

寻求一种心境的感觉，寻求传统文化的心性，这一时期创作了《寂》、《山》、《雾》等一系列淡墨、淡彩人物。





《淡彩、淡墨人物系列》 宣纸 1987—1988年

将融染法、连体法统一于画面，这一时期画了许多没骨淡彩、淡墨人物，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似乎它们正在等待着光点的到来。



《阳光下游泳的人》 宣纸 1988—1990年 40cm×60cm



只在一个瞬间，  
光点的出现给融染、  
连体画法带来了新  
的活力，它注入了一  
种现代感觉的生机。



## 融 染 法

把生活作为一种气象，你就会有在气象中经历到它的境界。

把生活看做是一种形象，你就会有在形象里看见它的局部。

1986年6月的一天，宽阔平展的微山湖上有一条小船悠闲地在水面上漫步，空濛的湖池成为一种透明的心境，整个微山湖淡极了。小船时隐时现，随意而发，我与三两个学生随着小船在经历着生命的畅游。微山湖岛上是一个乡土的世界，我和学生们走近了这里：手把旧锄立在地头的农民，蹲在大木凳上手捧粗瓷碗吃面疙瘩的农民，红绿年画托出的满脸满手皱褶的农民，农民的笑语，农民的口音，农民透明的眼眸还有木讷的性情……这样我们走过了一个村，几个村。虽然我们是陌生的过路人，但只要远远地与农民打个招呼就算是熟悉了。在农民家里可以吃枣，可以闲聊，可以吃饼喝鲜鱼汤，好像就是家里的人了。他们祖祖辈辈守着这方水土——黄土地、黄土房、黄皮肤、黄种子，这是一个家族，这是一个群体。远远望去，坡无痕，水无迹，人人顺物，物随人人，一派自然性情。这一时刻使我又回到了1985年在十渡，1983年在山西，1980年在西北……我被围在一种整体的气象里，像一轮明月洒在万河之中，是景还是境使我难以分清。

1987年7月的一天，我在课堂上面对着一位身着乡村红布衣的模特；大概是旧红布衣的启示，好

像唤起了一个遥远的东西。渐渐地，我觉得我画面上的人物正在向着一个远的方向挪移，人物的造型、比例、结构都不由自主向着这个方向调整着自己的位置。这一刻并不容我去多想什么，只有直觉在瞬间里引出了我心底贮藏已久的时空。直觉告诉我就用大笔来渲染，而且是一个大平面的渲染，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心底的空间得以自由呼吸。笔在畅游中尽性着，此刻宣纸、墨色、笔触正在经历着一种性情的空间。一种感觉的唤起，使画笔浸入到它的空间里徜徉。当我把这幅写生放在家里久久揣摩时，发现写生的程序化痕迹还是很重，我又重新调整了它：人物的结构当山之厚处来看，减弱衣褶的布痕，好让墨色有缓缓游荡的空间，让一团清气浸染在人的“山体”上。这一过程，像是在畅游一种心愿，一切都在寻找中渐自汇聚出一种感觉的气象而和谐起来。团块式的造型，团块式的笔墨，笔笔不追浓淡变化，而又笔笔分明，一层一层画上去似山的凝重，似水的浪势不可挡——我喜欢东方宁静的造型，而中国的水墨语言又充满了自然的生机，一静一动，含蓄隽永，人与自然合二为一。这一认识铺出了我日后人物画的方向。

我不能说画面上诸多因素的形成是顺理成章的事，一切都是先前构想好的。如果说，因为画面的感觉来自生活的感触与沉积，那么画面的形成方式也就不能在约定俗成的状态中完成。作画不是技法的